

蔡復一與鍾惺、譚元春關係考辨

蔡振念*

摘 要

蔡復一是明朝末年福建的重要詩人，他生於明朝屬同安府的浯州，也就是今天的金門，幼年時和父親蔡霽移居到同安（今廈門市）。明清兩朝，金門成進士的士人極多，但正史有傳者則唯有蔡復一，在事功之外，蔡復一最為人熟知的是他的詩文。過去詩學史對蔡復一與竟陵詩派的論述，不盡符合事實，有必要重新檢視。

在明、清詩學的論著中，蔡復一向來被認為是湖北竟陵派的追隨者，景從鍾惺和譚元春二人，甚至放棄自己原來的詩風而盡學竟陵。但檢閱蔡復一與鍾、譚二人往來的詩文後，可發現詩文中呈現三人間的關係和前人詩學論著有所出入。但這種成說由來已久，學界至今大都仍承襲舊說，本文因之欲檢視三人間交往及詩文往來情形，試著回復文學史原貌。

錢謙益是第一個提到蔡復一詩景從竟陵的人，他在《列朝詩集小傳》中說：閩人有蔡復一字敬夫者，宦遊楚中，召友夏致門下，盡棄所學而學焉。其後朱彝尊也說：「《詩歸》出，而一時紙貴，閩人蔡復一等，既降心以相從，吳人張澤、華淑等，復聞聲而遙應。」清·陳田輯《明詩紀事》則載蔡復一「醉心鍾、譚，摩擬酷肖。」這些說法，都和事實有出入。是以本文詳細論列其與竟陵鍾惺和譚元春詩文往來之始末，以見三人是師友唱和、相投相得，而非文學史家成說的師徒門風傳承。

關鍵詞：蔡復一、鍾惺、譚元春、明詩學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ai Fu Yi, Zhong Sing and Tan Yuan Chun

Tsai Jen-Nie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Cai Fu Yi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oets of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Province of Fu-kien. He was born in Kinmen County and moved with his father to the mainland of China.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etry records him as the follower of Zhong Sing and Tan Yan Chun, but this is not correct. He passed the Chin-shih examination earlier than Zhong and Tan, and was older than them. In addition, He was already serving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Peking for several years before Zhong passed his Chin-shih examination. Moreover, Tan Yuan Chun was much younger than Cai and admired the latter a great deal. Therefore, it is absurd to determine that Cai was a follower of Zhong and Tan.

In this article, I would like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ong and Tan and to clarify that it was Cai who influenced both Zhong and Tan's poetic writing,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Keywords: Cai Fu Yi, Zhong Sing, Tan Yuan Chun, Poetics of Ming

蔡復一與鍾惺、譚元春關係考辨

蔡振念

一、緒論

蔡復一（字敬夫，號元履，1576-1625）是明朝末年福建的重要詩人，出生於明朝屬同安府的浯州，即如今的金門，幼年時和父親蔡霽移居到同安（今廈門市）。蔡復一天資聰穎，過目成誦，讀書極多，詩中使事用典，不亞於唐朝李商隱之獺祭魚。明清兩朝，金門成進士的士人極多，但正史有傳者唯有蔡復一，在事功之外，蔡復一最為人熟知的是他的詩文。筆者在過去兩年中將蔡復一《遯菴全集》中 1022 首詩逐一作校注，集稿二十餘萬字，出注數千條，並蒐集歷來學者、詩人對蔡復一詩的評點，發現過去詩學史對蔡復一與竟陵詩派的論述，不盡符合事實，有必要重新檢視。

在明、清詩學的論著中，蔡復一向來被認為是湖北竟陵派的追隨者，景從鍾惺（1574-1625）和譚元春（1586-1637）二人，甚至放棄自己原來的詩風而盡學竟陵。但筆者在檢閱蔡復一與鍾、譚二人往來的詩文後，卻發現詩文中呈現三人間的關係和前人詩學論著有所出入。蔡復一和竟陵派的關係，始於萬曆 38 年（1610）35 歲時在北京結識鍾惺，隨即便從京師郎職轉任湖廣參政，兩人在京師詩文酬唱不多。萬曆 39 年蔡復一入楚任湖廣參知政事之後，鍾惺引介了譚元春，他始與與竟陵二友有較密切的往來，並談文論詩。其時竟陵派尚未大行，竟陵派的形成，要等到萬曆 42 年鍾惺《隱秀軒集》在南京付梓及萬曆 45 年鍾、譚二人選《詩歸》刊行，鍾惺並為二書作序，闡述其詩歌主張，竟陵詩風才有較具體的面貌。

有關竟陵詩風，鍾惺在《隱秀軒集》自序中他說：「庚戌以後，乃始平氣精心，

虛懷獨往，外不敢用先人之言，而內自廢其中拒之私，務求古人之精神所在。」¹又在《詩歸》序中說，他和譚元春二人「第求古人之真詩所在，真詩者，精神所為也，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于喧雜之中，而乃以虛懷定力，獨往冥遊於寥廓之外。」²換言之，竟陵不反對學古，但要以自己精神中的幽情孤靜入古，又以定力出古。竟陵並不如公安派反對明前後七子之復古、擬古，而是主張以自己的性靈精神獨出古人之外。本來鍾惺的座師雷思霈（1565-1611）和蔡復一的座師黃輝（1559-1621）都是公安派成員，王夫之認為黃輝是「陰竊陽叛之竟陵」，已然是叛公安而先導竟陵³，今人李聖華也肯定了黃輝和竟陵的關係。⁴萬曆 39 年蔡復一入楚之前，對竟陵派從其座主黃輝處一定有所悉。但他在年近四十和鍾、譚二人交往之際，已有二十多年寫詩的經驗，現存許多作品，是他在北京任郎官 15 年間所作。入楚和竟陵鍾惺、譚元春往來之後，看不出他有放棄自己詩作、詩風的痕跡，因此說他是竟陵的門徒並不符事實，相反的，作為一個成名早於鍾、譚二人且具有相當個性的詩人，他甚至左右並引導了竟陵詩，而不是如許多文學史家所說的景從竟陵而已。但這種成說由來已久，學界至今大都仍承襲舊說，本文因之欲檢視三人間交往及詩文往來情形，試著回復文學史原貌。

錢謙益是第一個提到蔡復一詩景從竟陵的人，他在《列朝詩集小傳》中說：

聞人有蔡復一字敬夫者，宦遊楚中，召友夏致門下，盡棄所學而學焉。其詩云：「花心猶怯怯，鶯語乍生生。」「未見胡然夢，其占曰得書。」「以日為昏旦，其雲無古今。」「居之僧尚髮，來者客能琴。」之乎其若，逐字安排，欽肅澹靜，連章鋪比，鍾、譚之體，家戶傳習。⁵

¹ 明·鍾惺著，崔重慶、李先耕標校：《隱秀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 17，頁 260。

² 明·鍾惺著，崔重慶、李先耕標校：《隱秀軒集》，卷 16，頁 236。

³ 清·王夫之：《明詩評選》，收入傅云龍、吳可主編：《船山遺書》第 8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 5151。李聖華亦曾略論黃輝與竟陵派的關係。他引用王夫之言，並說：「我們即使認為黃輝開竟陵詩風先河，也不輕易認為這是一種弊端。」氏著：《晚明詩歌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頁 161。

⁴ 李聖華：《晚明詩歌研究》，頁 161。

⁵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丁集 12，頁 75。

錢謙益說蔡復一召譚元春至門下後，就完全詩學譚元春，接著以蔡復一詩示例竟陵之風，儼然以蔡為竟陵季軍，但這和事實有出入，因為譚元春少蔡十歲，對蔡復一是執弟子禮的，甚至以詩得到蔡復一的欣賞而自喜，往來詩文，都自稱弟子，如何老師可能棄所學而向弟子學詩？其後朱彝尊（1629-1709）也說：「《詩歸》出，而一時紙貴，閩人蔡復一等，既降心以相從，吳人張澤、華淑等，復聞聲而遙應。」⁶清陳田（1885-？）輯《明詩紀事》則載蔡復一「醉心鍾、譚，摩擬酷肖。」⁷這些說法，都和事實有出入。

竟陵詩以深峻古奧為尚，反對淺白之風，又以山水友朋來往為題材，並不反對學古，但在以精神出入古人之間。⁸吾人今日讀蔡復一之詩，處處可見其使事用典，立意求深刻的痕跡，以及山水自恣、朋友相從的詩題，但這不並是他受竟陵影響的結果，因為他在 40 歲和 41 歲在辰州分別和鍾惺及譚元春長夜論詩前，在北京任郎官期間已經完成了大半詩作，風格已形成；只能說他的性情和詩風和鍾、譚相得，所以入楚和兩人往來後，便互相引為知音，書信往來談詩論文。我們檢視鍾、譚詩集，可以看出鍾、譚喜遊山水，往往在詩中詳記旅遊之時序、感受，鍾惺曾說「山水與文章相發也，世未有俗性情能大作文章者。」⁹譚元春也曾說自己是常逐車船之用，無意於名而竟從山水中得名¹⁰，蔡復一詩寫山水也不少，可見三人性情相近，蔡復一在詩中每以針磁相吸及鍾子期、俞伯牙來比喻他和鍾、譚間的交往，即此可見三人之相得。細讀三人間詩文唱和，不難發現蔡復一並非竟陵景從之徒，甚至是蔡復一影響了鍾、譚二人，畢竟蔡復一比鍾惺早十五年舉進士，更是提携譚元春入詩壇的重要推手。是以本文詳細論列其與竟陵鍾惺和譚元春詩文往來之始末，以見三人是師友唱和、相投相得，而非文學史家成說的師徒門風傳承。以下以編年方式

⁶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卷 17，頁 502。又此書蔡復一條下斷句誤為「蔡復，一字敬夫」，頁 438。

⁷ 清·陳田輯：《明詩紀事》（臺北：明文書局，1991），「庚籤」，卷 10，頁 154。

⁸ 竟陵詩風的詩特色，見陳美朱：〈捉得竟陵訣——鍾惺、譚元春詩作特色析論〉，《高雄師大學報》15：2（2003.12），頁 401-418。

⁹ 明·鍾惺：〈題馬士珍詩後〉，《隱秀軒集》，卷 35，頁 571。

¹⁰ 明·譚元春：〈汪闇夫時文序〉，《譚友夏合集》（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頁 425。

詳論三人交遊始末。

二、蔡復一與鍾惺、譚元春之詩文交遊始末

萬曆庚戌 38 年（1610），蔡復一在北京初識鍾惺，是年春闈，鍾惺在北京三甲第十七名進士¹¹，而蔡復一則在北京任武庫郎中，故得相識。¹²鍾惺在為蔡復一的父親蔡霽所寫的〈蔡先生傳〉提到蔡復一時說：「伯子少惺二歲，才德命世，年未四十，為方伯，其人嚴冷深情，事事有法，交惺十年，愛若兄弟，而惺常不敢以肩事之禮見……所謂伯子者，即惺之友蔡敬夫是也。」¹³又譚元春〈跋樂至知縣蔡先生傳〉云：「蔡敬夫，吾師事之。」¹⁴又在〈蔡敬夫先生賦寒河二詩見寄奉答二首又和

¹¹ 明·譚元春：〈退谷先生墓誌銘〉：「退谷先生者，吾友鍾學使伯敬先生也。……至庚戌（萬曆 38 年），始為夷陵雷公簡討所深賞，中第十七人，成進士，為行人者八年，中間使四川、山東，及典貴州乙卯鄉試者凡三差。」氏著：《譚友夏合集》，頁 570。又郭黛暎：〈蔡復一年譜〉，《竟陵別調——蔡復一詩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附錄」，頁 157。但郭譜以鍾惺中進士第八名，實誤。

¹² 參見陳廣宏：《鍾惺年譜》（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萬曆 38 年下」，頁 65，本文引鍾惺生平大事，以此譜為據，若另有考證，則別加說明；陳慶元：〈金門蔡復一年表稿〉，《中國文學研究輯刊》2（2013.12），「萬曆 38 年下」，頁 89，本文引蔡復一生平大事，以此譜為據，若另有考證，則別加說明；又蔡清風編：〈蔡復一先生年譜簡表〉，《蔡復一之遺作研究》（金門：蔡元友，2015），頁 31；唯陳慶元在其稿中只說蔡復一在京城已是老曹郎，未記其與鍾惺相識。

¹³ 明·鍾惺著，崔重慶，李先耕標校：《隱秀軒集》，卷 21，頁 364；文中的肩事，典出《禮記·曲禮上》：「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頁 8。〈蔡先生傳〉是鍾惺為蔡復一之父蔡霽（字用明）寫的私傳，寫於萬曆己未（47）年（1619），詳下注，上推十年，則兩人相交當是在萬曆 38 年（1610）。

¹⁴ 明·譚元春著，陳杏珍標校：《譚元春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 799；本文引譚元春詩文以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 1976 年出版明代論著叢刊第二輯中《譚友夏合集》為準，此本失收者，則依陳杏珍標校：《譚元春集》。譚元春〈跋樂至知縣蔡先生傳〉云：「蔡敬夫，吾師事之，丁巳，以尊先公（蔡霽）生平囑伯敬（鍾惺）作傳，不肖書之。伯敬性最緩，於所願作之文，經年乃就。……己未（萬曆 47 年）秋前，春在白門（今南京），每以蔡先生傳為言，忽下筆成篇。」頁 799；據譚跋可知此鍾惺〈蔡先生傳〉完成於萬曆己未 47 年，此時鍾、蔡相交十年，則初識當在萬曆 38 年。

其來韻二首用呈懷抱〉四首其一云：「吾師曰不然，大道明闢闢。」¹⁵據此可知，鍾惺推重蔡復一年未四十，已官至布政使（方伯），又才德兼具，故自己雖然年略長於蔡復一，但不敢以兄長自居，譚元春的跋文和詩更說自己以蔡復一為師。

萬曆辛亥 39 年（1611）4 月，鍾惺將奉使四川¹⁶，蔡復一也在京師，有〈別鍾伯敬，時伯敬有蜀行，將晤曹能始，故未及之〉送行，詩云：

千萬尚買隣，何幸居相即。密意未能申，各為將行客。遵途我當先，春雲暗離色。披霧與染香，不言氣自襲。去去落風塵，寤枕失仙宅。子有漳濱臥，而我王程逼。造物善妬人，河山在咫尺。雙星曠無期，徘徊一水隔。嚶鳴說芳辰，因風歎乖翼。若柳私自寬，臨岐免攀摘。峨嵋蕩月波，閩海夢相憶。子行見曹生，為我道疇昔。（頁 45）¹⁷

因蔡復一其時也即將奉使遠行，初識不久即別離，故詩云：「密意未能申，各為將遠行」，且蔡復一啟程應在 4 月鍾惺動身之先，故云「遵途我當先」，而此行應是因公事過故鄉閩省，故詩云：「而我王程逼……閩海夢相憶」。詩題中的曹能始即曹學佺（1574-1646）¹⁸，乃蔡復一福建的同鄉，蔡復一在天啟 2 年（1622）從易州南歸時曾寓居其福州之石倉園，兩人有許多唱和之作。¹⁹因為兩人密意未能申，故蔡復一當即又有〈古意贈伯敬〉之作，詩云：

菟絲故無根，茯苓寢其陰。岐形氣相求，有如磁吸針。泠泠七絲手，而寫山水心。心手我非彼，接席阻重岑。異哉鍾子期，臨聽得高深。知我勝自知，

¹⁵ 明·譚元春著，陳杏珍標校：《譚元春集》，頁 321。譚元春詩文中尊稱蔡復一為師者多矣，詳下引詩文。

¹⁶ 明·鍾惺：〈答馬時良〉一文云：「四月，弟有蜀中之差」，又〈跋先師雷何思太史書卷〉：「辛亥，惺使蜀。」氏著：《隱秀軒集》，卷 28，頁 467；卷 35，頁 578。

¹⁷ 本文引蔡復一詩依據《遜菴全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輯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 60 冊（北京：北京書局，2005），以下僅於引詩正文後附記頁碼，不另加注。

¹⁸ 曹學佺，字能始，福建侯官人，萬曆乙未 23 年（1595）進士，授戶部主事，量移南大理寺正，遷南京戶部郎中，四川右參政、按察使，廣西右參政。家居二十年，著書於自家石倉園。見《明史·文苑傳》卷 288；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曹南宮學佺》評其詩「以清麗為宗……入蜀以後判為一集者，才力漸放，應酬日煩，率易冗長，都無持擇，并其少年面目取次失之。」丁集 14，頁 30。

¹⁹ 陳慶元：〈金門蔡復一年表稿〉，頁 95。

此意邈沈沈。寂寥千載餘，乃見中郎琴。爨桐鳴不平，感激有知音。枯木尚能語，何況弦上吟。二子雖先後，其事無古今。山鐘響遙答，可以喻寸襟。以鹽投水中，中邊誰能尋。(頁45)

詩中以菟絲和茯苓因形氣相近，故能如磁之吸針來比喻兩人間的相投，以蔡邕的焦尾桐琴比喻自己詩中的不平之鳴，而此激揚之音，唯有鍾子期般的鍾惺才能了解，蔡復一引鍾惺為自己詩歌的知音。

萬曆39年辛亥秋冬之際，蔡復一南歸故里，不久擢湖廣參知政事，離開了任職十五年的曹郎²⁰，在故鄉同安告別張燮(1573-1640)²¹、蔡獻臣(1563-1641)²²等好友，路經福州、建溪、至九江晤曹學佺，登江州城樓而別，取道黃梅、武昌，萬曆39年冬應已抵澧州。

萬曆40年壬子4月，蔡復一因公至洞庭湖，登岳陽樓、君山，又至襄陽登麥山，6月回澧州即著手整治長江決堤之水患。過武昌時，曾有〈武昌寄鍾伯敬〉兩首寄鍾惺，其一云：

陌柳照離觴，意多語難竟。長途讀君詩，謂可家晤並。昨問陳季琳，別後君善病。風貌漸清癯，兼之苦吟詠。聞有耽詩人，惟以詩為命。三日輟諷哦，向目憎青鏡。為病復為藥，二端說孰勝。余也木強人，誦詩昧從政。于役君子邦，事賢有天幸。遙遙楚江雲，夢寐蔣生逕。世法成憔悴，九月枯荷柄。安得接清言，洗我塵中興。洞庭雲物佳，澧水蘭蓀盛。坐邀豈所宜，萍逢恐未定。(頁46)

²⁰ 陳慶元：〈金門蔡復一年表稿〉，頁90。云「復一居郎署十七年」，不確，陳慶元應是據明史而誤，見清·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249，〈蔡復一傳〉，頁6459。考蔡復一自萬曆24年(1596)任郎職到萬曆39年(1611)離任，合為十五年，據蔡復一〈遙送鍾伯敬還朝〉五首之二云：「長安自諠衢……我居十五年」，可知其任郎職十五年，不是十七年；詩見明·蔡復一：《遯菴全集》，頁47。

²¹ 據陳慶元：〈張燮年表〉，《南京大學文學院學報》1(2013.3)，頁182-189。張燮有〈歸過輪山蔡敬夫宅寄醉時君將就鎮澧陽矣即事賦別二首〉，見《霏雲居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輯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59冊（北京：北京書局，2005），卷7，頁139。

²² 據蔡主賓編：《蔡獻臣年譜》（臺北：蔡主賓，2005）。蔡獻臣有〈送蔡敬夫大參入楚〉二首，見氏著：《清白堂稿》（金門：金門縣政府，1999），頁1085-1086。

詩中謂鍾惺「別後君善病，風貌良清癯」，蓋實寫也，據李維楨（1546-1626）²³〈玄對齋集序〉說鍾惺「踰二十而後為詩，復以善病諷貝典，修禪觀。」²⁴是年 2 月，鍾惺在北京幾已病死，在〈告雷何思先生文〉中，他告訴給座主雷何思說：「今年二月居燕，某病矣，病而垂絕，自謂不復見先生矣。以老親後事屬密友，國家後事屬先生。」²⁵〈答馬時良〉云：「得手書如面譚，即欲作報，而暴病在死法中，已託友人料理後事，且作遺書不親戚知友矣。」²⁶〈馬仲良〉一文云：「病中得詩十餘首，以為絕筆，不意此段業緣當未了也。力疾口授數語，已悶然就枕矣。」²⁷可知鍾惺受性體弱，本來多病，這點又是他和蔡復一相同處。²⁸

蔡詩中又提到兩人共同的朋友陳季琳，乃晚明知名畫家、詩人²⁹，祁彪佳（1602-1645）在日記中記載陳季琳曾為彭讓木的〈寓山賦〉作過畫。³⁰詩末云：「遙遙楚江雲，夢寐蔣生巡。」以其時鍾惺使蜀後已回湖北竟陵家居，故詩以漢代隱士蔣詡擬之。³¹值得注意的是蔡復一前一年才結識鍾惺，而鍾惺已經常寄詩給蔡復一，所以蔡復一才能「長途讀君詩」，這時蔡復一已是有十五年為官經驗的湖廣參政，位在布

²³ 李維楨，字本寧，為隆慶 2 年（1568）戊辰科二甲第三十四名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萬曆時參修《穆宗實錄》。出為陝西右參議，遷提學副使，天啟初年（1621）以布政使致仕，復召為南京太常卿，不就，又薦為南京禮部右侍郎，官至禮部尚書。性樂易闊達，博聞強記，文章弘肆，「負重名垂四十年」，然多率意應酬之作。著有《題曹蓋之詩卷》、《史通評釋》、《黃帝祠額解》、《大泌山房集》等，《明史》卷 228 有傳。

²⁴ 明·李維楨：《大泌山房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縮影室，1985），卷 21。

²⁵ 明·鍾惺著，崔重慶、李先耕標校：《隱秀軒集》，卷 34，頁 549。

²⁶ 明·鍾惺著，崔重慶、李先耕標校：《隱秀軒集》，卷 28，頁 467。

²⁷ 明·鍾惺著，崔重慶、李先耕標校：《隱秀軒集》，卷 28，頁 467。

²⁸ 蔡復一多病，前人已有論說，見陳慶元：〈蔡復一的本來面目——鍾惺譚元春週邊人物論之一〉，《東南學術》5（2005.9），頁 176-185。

²⁹ 蔡復一赴豐陽經建溪時有〈建溪讀謝武林陳季琳壁間詩和之〉二首，見明·蔡復一：《遯菴全集》，頁 87。

³⁰ 明·祁彪佳：〈感慕錄〉13 年 11 月 3 日日記云：「得彭讓老所作寓山賦，陳季琳為作畫」，《祁彪佳文稿·祁忠愍公日記》（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11），頁 1209。

³¹ 「杜陵蔣詡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王莽居攝，……歸鄉里，臥不出戶，卒於家。」漢·班固：《漢書》（臺北：中華書局，1985），卷 72，頁 3096。又，「蔣詡歸鄉里，荊棘塞門，舍中有三徑，不出，惟求仲、羊仲從之游。」參見漢·趙岐：《三輔決錄》，《關中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卷 1。

政使之下，是一省之副長官，而鍾惺在前一年才名列簿籍，官位是個低階的行人之官，也就是經常要出差的使者。詩名及影響力和官位或許並沒有必然關係，但蔡復一不獨是官高，和當時重要詩人也都有詩文往來，在詩壇也有一定的地位。

萬曆 40 年壬子初至 9 月，鍾惺在竟陵家居，秋冬間將還朝³²，蔡復一有〈遙送鍾伯敬還朝〉五首送行。³³

其一

一官是何物，而能與君乖。日邀嵇康駕，其事竟未諧。僕夫戒首路，青絲白鼻駟。躑躅鳴北風，寧顧澧水涯。蜿蜿淵中龍，啣燭翔天街。因風作白雲，萬里與之偕。白雲亦有斷，不如居者懷。中懷日杲杲，寒空收霧霾。

其二

眾鴻皆南征，胡為子北發。馬頭立凍雲，流作槎樹葉。沙霧忽橫天，着面風刀刮。勞役饑飢中，詩聲金石戛。溪刻奇窮事，入畫成清絕。以喻君子心，近寒不近熱。長安自諠衢，閉戶雀羅設。人海易藏身，奇士恣攬結。我居十五年，緣孰夢難歇。垂柳高梁橋，新霽西山雪。淒清亦何言，但當托霜月。

其三

是時菊試花，風香散幽畹。最宜藥之疎，更得開能晚。吐氣嚴霜中，不受紫紅浣。對菊讀君詩，與君何曾遠。君行見北梅，應記南枝偃。梅白菊則黃，正色安可反。物意隨人巧，變容工繾綣。何得草木心，不移寒與暖。

其四

種花常苦瘦，見僧常苦肥。學道常苦點，涉世常苦癡。平生所作業，安能與

³² 陳廣宏：《鍾惺年譜》，「萬曆 40 年下」，頁 94。

³³ 陳慶元〈金門蔡復一年表稿〉言是歲蔡復一與鍾惺登寥山，按是年鍾惺家居，秋冬還朝，詳見陳廣宏《鍾惺年譜》。蔡復一則由江州到武昌，沿長江赴澧州任，讀蔡復一〈武昌寄伯敬〉詩只說「坐邀豈所宜，萍逢恐未定」，未言兩人相見，陳慶元蔡譜恐誤。蔡復一〈答別鍾伯敬兼及譚友夏〉三首之三：「壬子（萬曆 40 年）登寥山」，應是自言登參山，非與鍾惺俱登。明·蔡復一：《遜菴全集》，頁 51。該年蔡復一因公到襄陽，〈答別鍾伯敬兼及譚友夏〉詩云：「壬子登寥山」〈上鄭鳴峴豕宰〉：「壬子春，某以公事赴襄陽。」明·蔡復一：《遜菴全集》，頁 192。公遊寥山諸作中有〈立春〉一詩，詩自注 12 月 16 日立春，而萬曆 40 年立春正是 12 月 16 日，西曆已是 1613 年 2 月 5 日，可知遊寥山在萬曆 40 年 12 月無誤。又赴澧州途中所作〈出澧州〉其二云：「雖云赴公府，而得歷溪山」，也可知此行因公而順遊寥山。

願隨。當其未臨局，古人豈足為。及乎領一路，往往事多非。陽侯捲我土，萬波俱怒飛。金錢不在手，雪涕問溺餓。命薄宦宜窮，何意累旄倪。所懷良以多，退鷁因風違。寄口既含吐，寄影亦參差。獨有眉相識，與君君當知。

其五

人生惟師友，千古艱一遇。子有雷何思，吾有黃昭素。九辯招屈原，如何迺同賦。造物惜奇人，收拾太匆遽。岷江蹴天雷，西陵激餘怒。獨上叱鳳山，倍感求鶯暮。良友欲從之，江天渺雲樹。在楚難復難，況今薊門去。夢翼隔天閭，相尋恐迷路。開卷見離騷，共君歎息處。雙星本同光，豈待鵲橋度。子行謹厥躬，嚴程衛霜露。白石青青松，歲寒不回互。（頁 47-48）

第一首言因居官而不能見面，雖想效法嵇康與呂安之千里命駕³⁴，但事未能成，只因自己身繫官程。詩中將鍾惺比喻成潛龍，一朝飛翔在帝都天街，但願自己如白雲般與之偕飛。

第二首想像冬天北方行旅苦寒，並言自己京華一夢，春賞西直門外高粱橋之新柳，冬看西山上晴後雪景，在北京為郎十五年，不勝官場淒清之感。以秋冬蕭瑟之景喻身世仕途，是以景托情之佳構。

第三首以秋菊冬梅比鍾惺性格貞正，梅菊開在春天桃李之後，不與桃李之紅紫爭艷，但也免受其污沬。菊梅皆有傲霜之姿，不向人間爭熱鬧，正是草木之本心。蔡復一對梅菊而讀鍾惺之詩，聯想到兩人之交正如草木之本心，不因歲寒而有所遷移改變。

第四首嘆人生事常與願違，蓋此時蔡復一官場上，有感於官箴不嚴，民不聊生，詩中以陽侯激風³⁵，波濤怒飛比官場之風波，詩末則表達對旄倪百姓饑溺的同情。³⁶

³⁴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簡傲》：「嵇康與呂安善，每相思，千里命駕。」見《四部叢刊初編》（臺北：商務印書館，1954），頁 99。

³⁵ 「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高誘注云是陵陽國諸侯，溺水而死，其神能造大波。後世因以為水神。漢·劉安撰，高誘注，清·莊達吉校刊：《新刊淮南子箋釋·覽冥訓》（日本澀谷啟藏本），卷 6，頁 1。

³⁶ 旄倪謂老人及小孩。〈梁惠王下〉：「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漢·趙岐注，孟軻著：《孟子》（臺北：商務印書館，1954），頁 74。明·池顯方〈蔡敬夫先生傳〉云：「擢參知湖廣，部澧陽，楚糧負民困，吏玩兵驕，公至即清積逋，核虛冒，加革派，足軍糈，嚴保甲，禁驛騷，杜參謁，凡為民請命者，皆畢為之。」見蔡清風：《蔡

第五首開篇感慨師友難遇，鍾惺何其有幸遇到座師雷何思³⁷，自己又何其有幸還到黃昭素³⁸，惜何思需已於去年萬曆 39 年卒於家³⁹，故詩云「造物惜奇人，收拾太匆遽。」而鍾惺其時正有使蜀之役，故云「岷江蹴天雷，西陵激餘怒。」接著蔡復一感嘆鍾惺在竟陵家居時兩人已難見面，何況現在鍾惺遠赴薊門入京，恐怕此後更是相隔如天門閭闔，只能期望鍾惺旅途善自珍攝了。

鍾惺還朝之後，在北京接到蔡詩，有〈蔡敬夫自澧州以詩見寄和之〉二首，其一云：

每一接君詩，知君愧不盡。往往定慧心，見之賦比興。札云苦吏牘，俗與勞相併。何以塵務中，穆如清風詠。乃知寄託殊，形神本淵淨。以茲暇整情，何紛不可定！⁴⁰

詩中除了肯定蔡詩中表現的定慧之心外，對蔡於軍務倥傯之中能發清朗之詩，也深嘆其寄託之不凡。其中「每一接君詩，知君愧不盡」、「何以塵務中，穆如清風詠」，感慨自愧不能盡知蔡復一詩中的新意，且蔡在官塵中有詩如清風，可以想見其人格，是對蔡復一的詩如其人，表達了極高的推崇。第二首有句云：「素食長安中，手口皆拘束。豈如當一面，猶可舒臂足。」⁴¹則是鍾惺對蔡復一官場飛揚，能在湖廣能獨

復一之遺作研究》，頁 215，附池顯方《晃巖集》原文。

³⁷ 鍾惺萬曆 38 年舉進士，座主為雷思需，已見前注譚元春〈退谷先生墓誌銘〉，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雷簡討思需〉：「思需，字何思，夷陵州人，萬曆辛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簡討……何思集，其門生鍾惺所論次。」丁集 12，頁 66。

³⁸ 按黃輝（1559-1621），字平倩，一字昭素，號慎軒，萬曆 17 年（1589）進士，萬曆 23 年主考，蔡復一與同為金門人的蔡獻臣、蔣孟育、陳基虞、黃秀華等五人為此榜進士，史稱「五桂聯芳」。黃輝與公安袁宗道友善，詩與公安陶望齡（1562-1609）並肩，書畫與董其昌（1555-1536）齊名，後為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卒於官。見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 12，頁 20。蔡復一有〈祭黃慎軒座師〉，見明·蔡復一著，郭哲銘校釋：《遯庵蔡先生文集校釋》（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07），頁 341-347。

³⁹ 〈告雷何思先生文〉：「歲萬曆三十九年秋九月一日，夷陵雷太史何思先生卒於里第。其門人鍾惺獨有使蜀之役，取道夷陵謁先生期是月之三日也。」見明·鍾惺著，崔重慶、李先耕標校：《隱秀軒集》，卷 34，頁 549。

⁴⁰ 明·鍾惺著，崔重慶、李先耕標校：《隱秀軒集》，卷 1，頁 15。

⁴¹ 明·鍾惺著，崔重慶、李先耕標校：《隱秀軒集》，卷 2，頁 15。

當一面，頗有欣羨之意。⁴²

鍾惺同時又有〈報蔡敬夫大參〉一文，言及復一武昌寄詩及今又見寄五詩，並推薦了譚元春，把譚元春詩集寄給了蔡復一。⁴³其文云：

睹前武昌寄詩及今見寄五首……吾邑譚元春字友夏者，異人也。比於某，真所謂十倍曹丕。讀公之詩，知其人。今寄其《簡遠》、《虎井》二集，當自知之。譚生今年二十六，尚為諸生。其時義可出入嘉賓、子遜，砥礪名行，老成簡練，他日有用之才也。有此異人，不可不使公知之。⁴⁴

文中的嘉賓是湯賓尹（1567-？），南直隸宣城人。萬曆 22 年鄉試中舉，次年，舉進士，著有《睡庵集》二十八卷⁴⁵，蔡復一與他有許多詩文往來。子遜則為蔡復一的金門同鄉許獬（1570-1606），十三歲即淹貫經史，萬曆 29 年（1601）年殿試二甲第一名進士，旋授庶吉士、翰林院編修，三年後卒。⁴⁶蔡復一有〈祭許鍾斗太史〉。⁴⁷

蔡復一接到鍾惺寄來的譚元春詩集後，當是極賞其詩作，在未謀面之前，就已把他推薦給友人，在〈與瞿學道〉⁴⁸文中云：

舊識楚中詩人袁中郎、曾退如、雷何思，俱零落矣。竟陵大行，鍾君伯敬詩脈甚清貴，有松石間意。其人高雅如其詩，與弟針水契也。自言慕台丈而托神交，不減孔文舉於李元禮矣。又有諸生譚元春者，鍾伯敬之友。其詩足當

⁴² 按蔡復一官參知政事，是承宣布政使的副官，也稱大參。參考清·黃本驥：《歷代職官表》（臺北：洪氏出版社，1983），頁 281。

⁴³ 譚元春生平參考清·張廷玉：《明史》，卷 288，本傳；清·錢謙益：〈譚解元元春〉，《列朝詩集小傳》，丁集 12，頁 71。陳廣宏：〈譚元春年譜〉，《中國文學研究》7：1（2005.5），頁 260-373，本文引譚元春生平大事，以此譜為據，若另有考證，則別加說明。

⁴⁴ 明·鍾惺：〈報蔡敬夫大參〉，《隱秀軒集》，卷 34，頁 459-460。文中言譚生今年 26，但據陳廣宏〈譚元春年譜〉，萬曆 40 年譚元春已 27 歲，蔡復一萬曆 40 年春天始過武昌，因此此文必為萬曆 40 年秋冬之作。文中言譚元春 26 歲，恐是鍾惺誤記或因譚元春生於萬曆 14 年秋天，以實歲算為 26 歲。

⁴⁵ 鍾惺推崇湯賓尹的原因，見鄒國平：《竟陵派與明代文學批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 19-20。

⁴⁶ 詳陳煒、陳慶元：〈金門許獬年譜〉，《閩江學院學報》156（2016.7），頁 6-24。

⁴⁷ 明·蔡復一著，郭哲銘校釋：《遯庵蔡先生文集校釋》，頁 353-359。

⁴⁸ 瞿學道即瞿汝說（1565-1623），字星卿，南直隸常熟人，萬曆 29 年（1601）成進士，瞿式耜之父。時任湖廣提學僉事，以剛正聞名。張廷玉：《明史》列傳 104 有傳。

伯敬旗鼓，為李本寧諸名家所賞。弟未見其人，見其詩而愛之。⁴⁹

文中以孔融（字文舉，153-208）對李膺（字元禮，110-169）的仰慕比喻鍾惺對瞿學道的神往⁵⁰，但最主要的藉李維楨及鍾惺來抬舉譚元春。⁵¹李維楨是嘉隆後五子之一，負重名垂四十年，也是湖廣人，與鍾惺更為通家之好。⁵²蔡復一本意當然是希望藉由李維楨、鍾惺對譚元春的看重，突顯譚元春的詩歌成就，希望瞿汝說對譚元春多多提携，其時瞿汝說主持湖廣學政，職司人才之考選，蔡復一為譚元春關說，愛護晚輩之意，不言可喻。

萬曆 41 年癸丑（1613）夏，長江決堤，蔡復一在澧州治水，秋冬間，從湖廣參政擢升為觀察使，分鎮湖北，署辰州府，在辰州築邊牆七十餘里以防苗亂。⁵³這年年初至 9 月，鍾惺則已從竟陵回到北京，9 月出使山東，12 月到南京。在北京時有書問候蔡復一，時蔡復一在澧州治水患⁵⁴，恐無暇作答，故以詩代書，賦詩四首以答之。〈鍾伯敬書問予近狀近作，賦此答之〉四首云：

求子於長安，長安不可得。昨有竟陵鴻，倉卒忘書尺。今日手子書，垂楊風反側。書來即子來，江天照顏色。平日煩與憂，尋之了無迹。片月開兩餘，蒼山洗寒碧。

臨水知影勞，澧上發斯歎。行行五溪曲，頗懷九畹蘭。如涉青柯坪，來險失前艱。良哉安心法，習苦且消閒。子以詩為課，其勤勝業官。而我癖懶墮，但覺觸途難。從今所作苦，一以吟境觀。

千五百里外，鄉書亦難期。郵符生羽翼，遣人猶苦饑。蹙蹙一蒼頭，攀折萬山崖。重繭何所急，前致長相思。乃知有心人，無事不造奇。詩與人相似，

⁴⁹ 明·蔡復一：《遜菴全集》，卷 12，「楚牘二」，頁 234。

⁵⁰ 孔融與李膺之逸事見劉義慶《世說新語》言語第二。

⁵¹ 李維楨曾為譚元春詩集作序，稱其詩「無一不山於古，而讀之若古人所未道。」見明·譚元春著，陳杏珍標校：《譚元春集》，「附錄」，頁 941。

⁵² 李聖華：《晚明詩歌研究》，頁 68。

⁵³ 明·池顯方：〈蔡敬夫先生傳〉，見蔡清風：《蔡復一之遺作研究》，頁 218，附池顯方《晃巖集》原文。

⁵⁴ 王先正等編修：《金門縣志》第 11 冊（金門：金門縣政府，2007），卷 13 上，「第五篇人物列傳」，第一章鄉賢〈蔡復一傳〉下云：「壬子癸丑，雨驟江漲，堤蕩盡決，極力賑卹。」頁 114。

矢口無近詞。久矣予音澁，三讀中自嗤。之子善解嘲，蚤晚迭為之。朝野各天性，先民不予欺。松桂有成言，遂初豈云遲。

三苗苗所宅，二酉仙所都。仙人不我接，乃與修羅俱。夕為鍛戈甲，朝為樹螯弧。俸入隨手盡，安能瞻妻孥。賦詩以退苗，仰天笑何疎。以此日舐筆，草檄頗有餘。子無頭風疾，何用此物除。相子真仙骨，片言襲氣初。夙懷苦泯默，冷風一濯予。雪山非不清，過寒難久居。清濁出語異，蟬蚓隨所知。

（頁 48）

第一首表達見書如見人的喜悅，連平日之煩憂也為之消逝無迹。第二首則自言在澧陽為官之苦，並對鍾惺以詩為業的深感敬佩，關於鍾所垂詢的近作，蔡復一謙稱自己有懶癖，故觸處生艱。第三首訴說兩人千里相隔，南北坼分，只能靠蒼頭僕役百舍重繭，遠道傳書。鍾詩刻意造奇，而已作則音澁詞違，蓋秉性各異耳。第四首感慨自己所部的湖廣多苗人，辰州附近的大小西山雖說是傳說中仙人所居⁵⁵，但自己素無仙緣，不得與之交接。反是鍾惺有仙風道骨，故詩中片言，可以洗濯自己之鎮日操持兵甲的濁氣。值得注意的是蔡復一將鍾詩之無事不造奇和自己詩作的音澁作了對比，並以為朝野各有天性，即此可見，蔡復一對自己詩風和鍾惺的差異有相當的認知，若以為蔡復一只是景從鍾惺詩風，恐怕太低估了蔡復一的才氣和獨立自主的個性，我們看到在他許多詩中，蔡復一都認為詩如其人，各有天性，不必甲乙。就此而言，蔡復一就不可能放棄自己的獨特詩風，景從竟陵。

萬曆 42 年甲寅（1614）正月下旬，鍾惺由南京歸竟陵，5 月訪譚元春於寒河居，9 月與譚元春完成《詩歸》，致書兩篇與蔡復一，又附寄陳昂《白雲集》，並言及《詩歸》之編選。〈與蔡敬夫〉第一篇云：「作官已五載，以閒冷為固然……家居，復與譚生元春深覽古人，得其精神，選定古今詩，曰《詩歸》，稍有評注……又曾於南都搜得白雲先生陳昂五言律七百首，刻而傳之……今亦奉寄，當亦快讀之也。」⁵⁶又

⁵⁵ 據《明季北略》記載，辰州大西山為道書第二十六洞天，小西山藏書千卷，相傳避秦人隱居於此。

清·計六奇：《明季北略》（北京：北京圖書館藏本），卷 9，頁 5。大小西山位置，見譚其驤主編：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七冊元明時期》（上海：地圖出版社，1982），頁 66-67。

⁵⁶ 明·鍾惺著，崔重慶、李先耕標校：《隱秀軒集》，卷 28，頁 468。

於〈與蔡敬夫〉第二篇道：「兩三月中，乘譚郎共處，與精定《詩歸》一事，計三易稿，最後則惺手鈔之。手鈔一卷，募人抄副本一卷。副本以候公使至而歸之公。」⁵⁷以自己所選的詩寄給蔡復一，應該也是希望得到蔡復一的認可。蔡復一收到《詩歸》後，顯得對鍾、譚的選詩標準並不十分認可，在給鍾惺信中認為「去取有可商處」⁵⁸給譚元春的信中又說：「《詩歸》中有太尖而欠雅厚者宜刪去一二……情艷詩非真深遠者勿留，不喜人于山水花木著婦女語。」⁵⁹顯然，蔡復一對二人之選詩並不完全認同，而且以一種指導的口氣，訂下選詩的雅厚標準和刪去不合宜者，可見蔡復一對竟陵之風不是盲目景從，甚而是以詩壇先進的態度在指導著鍾、譚二人。在此同時，蔡復一則有〈行園見蚤梅一花〉三首寄鍾惺及譚元春，二人也在接到詩後，回應了蔡詩⁶⁰，蔡復一不論在選詩或贈詩上，都有著主導的地位。詩云：

其一

梅雖與東約，寒淺豈花期。以此香偏蚤，如形雪太遲。月來毋乃喜，風緩未能知。仙子絕塵立，諸天失並時。

其二

若曰開無異，胡為事不同。微香先入夢，孤色忽凌空。欲隳留殘綠，初苞讓淺紅。花將葉相見，造化果然工。

其三

青松非晏歲，白雪是何年。自分心無競，終知氣有先。獨清疑劫外，太晚笑春前。羌笛人間曲，安能動四禪。（頁 90）

在〈遙送鍾伯敬還朝〉五首的第三首中已看到蔡復一對梅花的喜愛，且以物擬人，以梅花比鍾惺之人格。這三首詠物詩再申前意，第一首言不是梅花早開，而是冬雪太遲，梅花五瓣，雪花六出，二者形似。第二首以早梅與綠葉並時，感慨造化之工。第三首寫物擬人，以早梅之無競喻己之冰清，一心之靜定如佛家之四禪。三首皆寫

⁵⁷ 明·鍾惺著，崔重慶、李先耕標校：《隱秀軒集》，卷 28，頁 469。

⁵⁸ 明·鍾惺著，崔重慶、李先耕標校：《隱秀軒集》，卷 28，頁 471。

⁵⁹ 明·譚元春：《譚友夏合集》，〈奏記蔡清憲公〉之四，頁 245-46。

⁶⁰ 明·譚元春著，陳杏珍標校：〈和蔡敬夫先生梅詩〉，《譚元春集》，頁 63。按《譚友夏合集》缺此篇。

物托寓，特寄鍾惺以明己志。郭黛暎提到這組詩時曾說：「在蔡復一與鍾、譚交往的初期，他投贈這組詩作分外具有認同的意義。」⁶¹陳廣宏也說：「這三首詩是蔡復一精心結撰的剔幽抉微之作，正是自覺應用鍾惺所倡導的一己虛靜之神情領悟奇奧物理的一種嚐試。」⁶²兩人恐怕都是依成說立論，蓋蔡復一詠梅之作極多，前此已有〈梅花〉、〈紅梅〉、〈臘梅〉（頁 31）及〈園梅兩月三花相次〉（頁 49）之作，若說是學習鍾惺的領悟物理之作，恐怕言過其實。

萬曆 43 年乙卯（1615）年蔡復一在辰州督餉，年初，譚元春已經由鍾惺之手，讀到了蔡復一的早梅詩，並且多次致書蔡復一。在其〈奏記蔡清憲公〉之二中除了執弟子之禮，師事蔡復一，行文中更對蔡復一的賜詩及教導，不勝感激之情，譚文云：「又得誦明公前後詩，觀所以為詩之道，如見所以運思下筆之時，則是明公日夜教春不倦也……素習明公功德詩文，質朴古勁，而近伏窺遙揣，始知其幽秀之脉，清芬之氣，乃蒙先示梅詩，拜手寒香，復論詩禪之理甚微。」⁶³〈奏記蔡清憲公〉之四又云：「伏從郵筒傳至明公書一通，詩藁一摺，下贈詩五首，次序跪讀，眼界深廣隆厚，手舞不暇，鍼砭所及，汗流瀑如，恨伯敬先一日行，不能共讀也……如往者贈伯敬諸什，亦既吟之拜之，枕之藉之，不意今日躬獲滿函。」⁶⁴蔡復一長譚元春十歲，以一種提携愛護晚輩的心情待之，譚元春對此十分感戴，在〈奏記蔡清憲公〉之二中對蔡復一把自己介紹給當時文宗瞿汝說及馬人龍⁶⁵十分感念，「此慈情熱腸，全副憐才，是何等念頭，而可以人道俗情明其感激者」⁶⁶，可謂再三致意焉。兩人即使未曾謀面，便已屢屢互相投贈詩文。蔡復一甚至未見譚元春之面，已先夢見其人，並作〈正月廿七日之夜夢譚友夏余實未識面也晨興微雪得友夏書若詩答寄〉

⁶¹ 郭黛暎：《蔡復一的詩文人生》（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1），頁 64，此書為郭黛暎碩士論文《竟陵別調——蔡復一詩研究》之出版。

⁶² 陳廣宏：《竟陵派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頁 255。

⁶³ 明·譚元春：《譚友夏合集》，頁 237-238。

⁶⁴ 明·譚元春：《譚友夏合集》，頁 245-248。

⁶⁵ 馬人龍，號荊陽，太湖人，萬曆 41 年為湖廣提學。見清·夏力恕編：《湖廣通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史部第 532 冊（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卷 41，〈名宦〉。

⁶⁶ 明·譚元春：《譚友夏合集》，頁 238。

五首，其第四首云：

相士如相詩，隨人所取之。摩松風骨別，調鶴性情宜。於此無精感，雖多奚以為。山鐘占易體，欲答已忘辭。（頁 93）

詩如其人，相詩如相人，而人各有性，如松鶴之風體性情各自不同。從詩中可見蔡復一論詩強調個性，若說他放棄自己的詩風，一味學竟陵，對照此詩，予將不信。

4 月中，譚元春由家人轉來蔡復一信函，譚元春在回信表示自己仰窺蔡復一，以蔡之信函為要藥，每接其片紙，「覺濶遠之氣離紙許遠，朴厚之道入紙許深」。⁶⁷在在都是晚輩對長者的景仰之語。

今年初鍾惺仍家居，蔡復一屢有詩書至，鍾作〈再報蔡敬夫〉云：「冬春間一月之中，千里之外，得書及詩者三，親遣使者二，此非尋常交遊也。《詩歸》一書，自是文人舉止，何敢遂言仙佛？然其理自深……前寄早梅詩佳甚，偶未能答，而所寄譚生扇頭梅詩又進於此。與譚生各和一詩，書扇奉寄。」⁶⁸所和之詩即〈蔡敬夫仲冬書至云辰州十月已見梅花寄詩三首予未之答，及茲再遣使，已是獻歲三日，此地梅放未匝，輒書所見以報前詩〉，詩云：

君使發仲冬，已寄早梅詩。此地未見花，以何發清思。低徊不成報，待此花之期。再辱驛使至，獻歲春前時。是時閱園梅，珍重不數枝。何為共歲寒，寒花獨參差。君言辰酉暖，花亦有所私。天疎地則親，花時聽土宜。有似我與爾，同枝而早遲。計予花粲粲，是子葉紛紛。花葉不相及，又若同心睽。以此早春秀，答君晚歲遺。凡物貴相代，豈在同榮衰。與君久為要，共此實景景。⁶⁹

全詩大體回應了蔡復一的〈早梅〉詩，蔡所在辰州酉州梅花早開早謝，等到鍾所在竟陵梅花粲開，辰酉已是花葉紛披，花葉不相及，正如兩人同心而久睽，鍾惺在詩中也以梅花開謝比喻了二人之交情，不因榮衰而改變。這是鍾對蔡復一梅花詩的應和之作，前文已言及蔡復一對梅花情有獨衷，鍾惺應和了蔡的詩作，就此而言，不

⁶⁷ 明·譚元春：〈奏記蔡清憲公〉之三，《譚友夏合集》，頁 242。

⁶⁸ 明·鍾惺著，崔重慶、李先耕標校：《隱秀軒集》，卷 28，頁 470-471。

⁶⁹ 明·鍾惺著，崔重慶、李先耕標校：《隱秀軒集》，卷 3，頁 24。

宜謂蔡復一是盡棄所學以學竟陵，反而是蔡復一對竟陵至少有某種程度的主導。

2月，鍾惺從家中還北京，6月使黔，8月在貴州典試後返京，閏8月，路過辰州與蔡復一晤三日，有〈黔還至辰溪懷蔡敬夫既見贈詩〉二首，第一首有句云：「五載別何易，一日苦難需。」從北京兩人一別，於今正好五年，故言「別何易」。第二首有句云：「去冬予家食，寄我早梅篇。今年屬殘秋，乃在梅花前……每得君所寄，思理如雲泉。及茲獲言面，意滿俱默然。」⁷⁰仍是回應蔡復一寄的早梅詩。

辰州一別三月，到了冬天，蔡復一又寄〈答別鍾伯敬兼及譚友夏〉詩三首，詩云：

其一

離合深淺情，神理為之緣。子之有黔役，豈予意所先。念離五年後，念會三月前。兩念無乖痕，有物中綿綿。償以三日語，所含竟莫宣。希音語默外，依約留其間。衰草隨歸路，灘聲積去船。何以通醒夢，月照滄浪天。新想可當晤，故書可當言。霜風吹鴻影，去來跡則然。

其二

四氣為我感，微者莫如秋。高清歸物根，觀象無滯遊。梅花與芙蓉，秋心亦所留。黃菊開未開，於此可精求。古人所難語，文石通其幽。贈子朝夕之，有秋來相酬。

其三

壬子登參山，甲寅簡譚生。再覲子乙卯，在楚三者并。寄心何所寫，露蟲偶一鳴。空水兩無響，有時觸而聲。（頁51）

第一首詩句云「償以三日語，所含竟莫宣。」知此次會晤有三日之久，「念會三月前」是指兩人在閏8月的相會。第二首可知其相會在秋天，第三首「壬子登參山」，指萬曆40年底因公到襄陽，順登參山一事，「甲寅簡譚生」指鍾惺致書兩篇與蔡復一，信中並言及與譚元春編選《詩歸》之旨趣，「再覲子乙卯」則指兩人是年辰州之會。從壬子年秋冬到楚，至乙卯秋恰足三年。

⁷⁰ 明·鍾惺著，崔重慶、李先耕標校：《隱秀軒集》，頁25。

鍾惺在辰州與蔡復一別後，隨即選了蔡復一的詩，並作〈選蔡敬夫詩訖寄示三律〉，其云：

君庸不自知，必待我商之。要以古人眼，深看今日詩。直期於見道，汙豈至阿私。亦自關吾識，孜容苟爾為。

自處不能恕，於君敢二焉？即今予所舍，猶使世堪傳。甲乙何關俗，《春秋》頗責賢。細觀新舊作，損益有由然。

去取了無忌，惟君知我誠。匪徒文字理，要自友朋情。藏亦何妨出，多當不易精。留茲嚴冷意，事事與相成。⁷¹

除了在第二首表達選詩除了文字相甲乙之外，對蔡復一詩的推崇，尤值得注意，認為蔡詩中即使自己所未選的，都值得世人傳誦。推尊若此，而錢、朱竟以蔡復一為風從鍾、譚，是未細讀三人詩文也。

萬曆 44 年丙辰（1616）春，譚元春作〈奉答大參蔡公敬夫札子〉二首，接著從竟陵出發到辰州見蔡復一⁷²，行前先有〈新歲赴蔡使君辰州〉⁷³，其〈奉答大參蔡公敬夫札子〉第二首中有「一札先微士，三年仗我公」之句⁷⁴，蓋復一甲寅年（1614）致書譚元春，並在文壇上大力提携譚元春，於今正好三年。〈新歲赴蔡使君辰州〉則有「憶人成內媿」之句，其實譚元春作此詩之時兩人尚未見面，只因感應道交，故有憶念之說。譚元春到辰州後，蔡復一有〈喜譚友夏至辰陽用見投韻〉二首，其一詩云：

先書而發後書來，幾度丁寔烏鵲催。知己三年⁷⁵如再見，閱人隻眼是初開。⁷⁶
予將避地遲相揖，子久忘形更勿猜。商畧古今難了事，方須真隱亦須才。

⁷¹ 明·鍾惺著，崔重慶、李先耕標校：《隱秀軒集》，卷 7，頁 110。

⁷² 陳廣宏對兩人此次之會面，有詳細的考證，並認為此行是「元春終於實現從游裏糧之夙願」，氏著：《竟陵派研究》，頁 257-258。

⁷³ 明·譚元春：《譚友夏合集》，頁 895。

⁷⁴ 按《譚友夏合集》合集無此篇，此據明·譚元春著，陳杏珍標校：《譚元春集》，頁 171。

⁷⁵ 萬曆 40 年冬，鍾惺在給蔡復一的信中介紹了譚元春，並附寄譚詩，蔡復一首次讀到譚詩，至萬曆 44 年春正好滿三年。參見陳廣宏〈譚元春年譜〉。

⁷⁶ 兩人初次見面，故云。

寒勒春光待客來，尋源却笑片紅催。事堪證夢雪初覺，山為試心雲半開。計日遊燕還可到，衡泥就我敢前猜。黃鶯啼處收輕雨，桃李欣欣欲見才。（頁133）

首聯說明兩人書信往來之勤，次聯「知己三年如再見，閱人隻眼是初開」，二人是首次見面，但互相心怡已久，故云如再見，所謂三年是說從蔡復一致書譚元春算起，至今三年，正合譚元春〈奉答大參蔡公敬夫札子〉其二「三年仗我公」之說。接著兩人共飲於虎溪山，蔡作〈飲友夏於虎溪山，夏留宿詩往問之〉（頁51），又送譚遊大小西山，〈送友夏尋西山諸勝〉詩云：

風雪鶴來輕，無非二酉情。慰山初得客，恕我不同行。眼與春無限，遊先洞有名。解官終一往，因子寄之聲。（頁94）

從詩中可見，蔡復一應是困於公務不能前往，故讓初來之客獨遊，自己只能托客寄聲，與山靈作他日解官後之約。果然這年夏天，蔡復一就辭官歸閩。

辰州遊後，譚元春又有遊衡山之意，蔡復一送了譚犀杯並詩〈貽友夏犀杯〉，又有詩〈與友夏舟覽即以為別〉，詩末云：「南嶽洞庭觀，多懷亦非異」（頁51），表達了同尋名山的旨趣，兩人當即告別。

辰州之會，譚元春也有〈辰州呈蔡敬夫使君〉、〈讀蔡敬夫使君助謝少連葬檄〉、〈敬夫先生相飲於虎溪山，予先往後宿，垂詩見問，率有此答〉、〈從蔡敬夫先生泛舟登塔至別日作〉、〈敬夫先生折玉蘭花見貽〉、〈敬夫先生又見示齋中桃信〉、〈玉田洞和敬夫先生見送〉等詩唱和，〈從蔡敬夫先生泛舟登塔至別日作〉詩云：

一舟是別舟，汎汎已非昨。長歎春水前，山花棹外落。舟歸路不歸，悵矣尋靈嶽。⁷⁷

對照蔡復一〈與友夏舟覽即以為別〉的送別詩：「南嶽洞庭觀，多懷亦非異」，是譚元春別蔡復一後即往衡山而去，所謂尋靈嶽是也，此行當是順江而下，梯航而至衡山。到了衡山有〈游岳麓寄敬夫先生〉詩寄贈。

蔡復一此年春天在辰州和譚面別，夏天即辭官歸閩，6月，從湖南醴陵往福建

⁷⁷ 明·譚元春：《譚友夏合集》，頁804。

同安的歸途中致書譚元春。⁷⁸並寄給譚元春母親五十壽文，及為其《寒河》詩集作序。⁷⁹詩序云：

詩樂致一也，三百篇何刪哉，存其可以樂者而已，詩而不可樂，非真詩也。論友夏詩，其行者為《簡遠》、為《虎井》、為《秋尋》、《退尋西陵》、《同遊》。行者為《寒河集》，而其情理之離合淺深，亦若與年而相長，今春就我於二酉，因有《客心草》，予贊之遊南嶽，因有《遊首集》……噫，安得同執伯敬手而三人者相與言樂哉，序友夏詩可也，以序《詩歸》亦可也。⁸⁰

待蔡復一秋天回到了福建，譚又有〈遣使入閩候蔡敬夫先生寄懷一章〉問候蔡復一。

蔡復一在秋天回到同安後，到光宗泰昌元年庚申（1620）9月起為山西右布政使⁸¹，易州兵備道，在故里鄉居四年之久。鍾惺則在萬曆44年（1616）12月起僦居南京，萬曆46年起改官南京直到天啟2年（1622）入閩主學政。

萬曆47年己未（1619）秋，鍾惺為蔡復一父作〈蔡先生傳〉⁸²，蔡復一在同安家居，有〈寄鍾伯敬時以先人傳至并至史懷〉一詩回覆，詩云：

猶記辰江語，最宜白下官。果乞澹艷地，孤情審所安。鍾山秦淮水，我夢亦長干。嶺路無舟車，門前世事難。遠書將子至，霞氣驚中看。二人立我前，稽首涕汎瀾。精神紙出入，凜凜生霜寒。十年為兄弟，焉德書肺肝。詩歸寡可恨，史懷幸加刪。不避眾眼瞋，恐或惜其漫。邊雁過齋燈，哀音促長嘆。朔風厲胡馬，殘遼未易完。沈吟憂微官，敢言文酒歡。是夜漏將半，露行衣裳單。星月俱嚴淨，河漢搖風湍。心目生俯仰，伊人來雲端。天地苟無恙，

⁷⁸ 明·譚元春：《譚友夏合集》，頁259。〈奏記蔡清憲公〉之八云：「春去年（按：萬曆44年）六月，奉先生醴陵書，并拜名篇，母氏五十之文，又為春序其稿」，所謂序其稿是指為其《寒河集》作序。

⁷⁹ 明·譚元春：《譚友夏合集》，〈奏記蔡清憲公〉之八，頁259。

⁸⁰ 明·譚元春：《譚友夏合集》，卷23，附〈蔡復一序〉，頁1071-1074。

⁸¹ 按《明史》蔡復一本傳云「光宗立，起故官，遷山西左布政使。」頁6459。然《光宗實錄》云元年9月起為山西右布政使，見黃彰健校勘：《明實錄》第14冊（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頁184。按：應以《光宗實錄》為準，蓋光宗立先為右布政使，遷左布政使則在天啟元年9月，明清左右官員，以左為尊。

⁸² 譚元春〈跋樂至知縣蔡先生傳〉云：「……己未秋前，春在白門（今南京），每以蔡先生傳為言，（鍾惺）忽下筆成篇。」氏著，陳杏珍標校：《譚元春集》，頁799。

魚鳥亦相寬。(頁 57)

首先追記了兩人在辰州晤語，次言鍾伯敬由北京改官南京（白下）甚宜，蓋鍾惺一向體弱，或許南京氣候較北京宜人。長干為南京里名，「我夢在長干」是言憶鍾之深，「十年為兄弟」則記兩人自萬曆 38 年庚戌（1610）在北京訂交至今正好十年。所謂「朔風厲胡馬，殘遼未易完」是指這年春的關外戰爭。據《明史》神宗本紀，萬曆 47 年春 2 月乙丑（1619），經略楊鎬誓師於遼陽，總兵官李如柏、杜松、劉綎、馬林分道出塞。3 月甲申，杜松遇大清兵於吉林崖，戰死。乙酉，馬林兵敗於飛芬山，兵備僉事潘宗顏戰死。3 月庚寅，劉綎兵深入阿布達里岡，戰死，史稱薩爾滸之戰，此役明朝傾全國之力與努爾哈赤決戰關外，結果大敗，士卒死傷四萬五千人，故蔡復一深感憂心。至於題中的《史懷》為本年 9 月中完成的經世之書。

熹宗天啟元年辛酉（1621）春，蔡復一從同安故里起程赴易州⁸³，同年 9 月，從右布政使遷為左布政使。天啟 2 年壬戌（1622）3 月，鍾惺入閩任福建按察司簽事提督學政，譚元春送之黃州，並作〈天啟壬戌歲感時寄蔡敬夫先生〉、〈再送伯敬入閩寄蔡敬夫先生〉。⁸⁴蔡復一則在去年底或今年初從山西左布政使任上疏乞歸，但因言官的阻撓，未獲恩准而請假回到福州，寄居在曹學佺之石倉園。聞河西陷落之訊後，即銷假回到山西左布政任上，在職七個月，年末又擢副都御史，撫湖北鄖陽⁸⁵，直到天啟 4 年轉治貴州。

天啟 2 年 9 月，鍾惺喪父，自閩返竟陵，天啟 3 年癸亥（1623）6 月抵家，不久，畫武夷山風景寄蔡復一。⁸⁶考鍾惺卒於天啟 5 年 6 月，死前身體已十分病弱，則畫武夷山風景寄蔡復一當在抵家不久的天啟 3 年秋冬之間。

天啟 4 年甲子（1624）春，蔡復一在鄖陽，招譚元春至承天府（六朝時為竟陵

⁸³ 蔡復一金門同鄉蔡獻臣此辭光祿寺少卿之職在同安故里，有〈步韻送蔡敬夫方伯赴召之易州天啟辛酉〉見明·蔡獻臣：《清白堂稿》，頁 1169，首句云：「草色花香競早春」，可知時節為春天。又參見蔡主賓編：《蔡獻臣年譜》，「天啟元年下」，頁 138。

⁸⁴ 明·譚元春著，陳杏珍標校：《譚元春集》，《岳歸堂合集》，卷 3，頁 101；卷 5，頁 226。

⁸⁵ 今湖北鄖縣，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7 冊，頁 66-67。

⁸⁶ 譚元春有〈伯敬畫武夷一景寄蔡先生以授其婿林觀曾題之〉五絕二首，見《譚友夏合集》，頁 197-198。

郡，今湖北鍾祥縣），兩人相聚三天。譚有〈蔡先生開府鄖陽遣信招至承天相見作〉⁸⁷，蔡復一有〈花朝喜譚友夏至郢〉三首。詩云：

驅馳何所急，此意古人然。影問將圓月，春畱欲半天。輟餐同卯酒，停馬結花緣。拂拭焦桐始，塵巾七八年。（頁 110）

詩題中花朝者，北方以 2 月 15 日為花朝，南方以 2 月 12 日為花朝。郢即郢州，唐高宗武德 4 年，改竟陵為郢州。第一首中的石城，為六朝時竟陵郡治所，明代為承天府治，今鍾祥縣。第三首中的卯酒，是早晨卯時喝的酒，「拂拭焦桐始，塵巾七八年」，指兩人自萬曆 44 年（1616）辰州始面，賦詩論樂以來，至今（1623）已然七八年矣。焦桐用蔡邕典⁸⁸，指兩人在辰州的詩樂唱和。

此次會面，是譚元春應蔡復一之招而至鄖陽，可見蔡復一是以晚輩來看待譚元春的，何況譚元春至今尚未有任何功名，一介白衣，蔡復一已是方面大員，與詩壇著名詩人如張燮、米萬鍾、湯嘉賓、楊鶴、楊嗣昌、胡宗仁、曹學佺、黃貞父、韓上桂、商家梅、文翔鳳俱有詩文往來⁸⁹，如何可能去學習剛編成詩選，在詩壇初露頭角的鍾、譚？筆者以為，蔡復一以武功稱世，遂掩其詩名，後來竟陵在明末大行，文學史家未加細究，因以蔡復一為竟陵景從之徒。

鄖陽三日而別，爾後蔡復一以兵部右侍郎代王三善為貴州巡撫。譚元春有〈少司馬蔡公撫黔文〉⁹⁰及〈以小三物別元履師撫黔各詠一詩〉⁹¹三首。〈撫黔文〉云：「同安蔡敬夫先生言行如古人，較然不自欺，其忠孝接物之志，天下信之……由晉岳起

⁸⁷ 明·譚元春著，陳杏珍標校：《譚元春集》，《岳歸堂合集》，卷 5，頁 233。先此，譚元春已有〈蔡敬夫先生賦寒河二詩見寄奉答又和其來韻二首用呈懷抱〉，見《譚友夏合集》，頁 25。蔡復一則有〈答譚友夏〉、〈為譚友夏贈寒河即韻之〉、〈和譚友夏寒河詩用韻〉三首，分見明·蔡復一：《遜菴全集》，頁 51、62、64。

⁸⁸ 「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南朝宋·范曄：《後漢書·蔡邕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60，頁 2004。

⁸⁹ 湯嘉賓、米萬鍾、文翔鳳等略傳分見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頁 481、484、502。張燮、胡宗仁、韓上桂等略傳見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楊鶴、楊嗣昌父子傳記見張廷玉：《明史》，列傳 140。

⁹⁰ 明·譚元春著，陳杏珍標校：《譚元春集》，《鵝灣集五集》，卷 24，頁 648-649。

⁹¹ 明·譚元春著，陳杏珍標校：《譚元春集》，《岳歸堂新詩三》，卷 13，頁 361。

郎中，民以乂安，會黔夷不靖，舊開府深入未還，天子以公為少司馬往撫之。」後詩題中所謂小三物者，花酒琴也。其二有句云：「邕琴微一弄，苗笛悅相吹。若向月明裡，長安憶滿卮。」應和了蔡復一〈花朝喜譚友夏至郢〉三首詩中焦琴及卯酒的典故，所謂長安者，則指譚元春將有北京之行。⁹²

天啟 5 年乙丑（1625）10 月，蔡復一病故於平越（今貴州福泉市），譚元春有〈送少司馬蔡師閩襯文〉、〈武陵侍少司馬中丞師蔡公黔襯〉五首、〈喪鍾蔡二化得陳鏡清書感答之〉、〈蔡師亡後令弟仁夫遣問感答其意〉、〈敬夫師易名葬後未即入閩展拜傷懷仁夫兄〉、〈乙丑歲除夕感蔡敬夫鍾伯敬二公之亡賦十二韻示弟〉等作。蔡卒後一年，譚元春又為蔡全集作序。序云：

元春固得以詩文逮事清憲公，北面稱弟子者，公亦時以上德古懷，引元春於詩文之內外，又似獨相期許，開其亶率，與為朋友商究之言，故春亦稍稍知詩文涯際……公來郢中，與元春夜半論文，以為自愛其詩文者貴少，愛人之詩文者貴嚴，必嚴而作者之精神始見，必少而觀者之精神與作者始合。⁹³

這篇序文中譚元春說蔡復一將自己引進詩文之中，因此對詩文才知端倪，恐怕不是客氣話，否則他也不必北面稱弟子了。

另譚元春〈蔡師亡後令弟仁夫遣問感答其意〉⁹⁴一首云：「弟兄無各群，師友非偏篤。不恨相見晚，但恨失師速。」⁹⁵〈敬夫師易名葬後未即入閩展拜傷懷仁夫兄〉云：「我生有願誓當了，棕笠入閩拜阡草。祠宇肅肅國人哀，我亦隨之奠芟藁。……石火忽忽眼中飛，自公逝矣吾潦倒。書不忍讀蘭已衰，名未及成萱先槁。」⁹⁶對失去亡逝的老師蔡復一表達深切的哀傷。又〈武陵侍少司馬中丞師蔡公黔襯〉⁹⁷五首其二云：「此日日惟思鑄錯，今年年在失知音。良朋先赴緋衣召，白玉樓邊幸往尋。」先赴緋衣召者，鍾惺在 6 月先亡也，緋衣召、白玉樓俱用李賀典故，蓋指鍾、蔡二

⁹² 譚元春於是年 3 月，與友人胡自牧赴北京，見陳廣宏：〈譚元春年譜〉，頁 325。

⁹³ 明·蔡復一著，郭哲銘校釋：《遯庵蔡先生文集校釋》，卷首序跋。

⁹⁴ 仁夫，蔡復一弟蔡復心之字。

⁹⁵ 明·譚元春：《譚友夏合集》，頁 39。

⁹⁶ 明·譚元春：《譚友夏合集》，頁 83-84。詩題中的易名指死後立諡號。

⁹⁷ 明·譚元春：《譚友夏合集》，頁 165-167。

人在天上乃得相尋也。⁹⁸其三云：「芒屨記到西陽時，古道秋心與我期。才愧來書稱畏友，情甘負及事良師。」再申辰州之聚，論詩同遊之往事。〈乙丑歲除夕感蔡敬夫鍾伯敬二公之亡賦十二韻示弟〉則有「溪山頗好嗟空返，師友新亡愧獨存。夙具道情俱未退，近聞疆事總難言」之句，鍾惺和蔡復一晚年俱學佛⁹⁹，但皆未能抽身官場，尤其蔡身死撫黔疆場，讓譚元春聞疆事而有難言之痛。

天啟 6 年（1026），譚元春接到蔡復一女婿林觀曾的書信，有〈蔡師亡後得林觀曾書問〉詩云：

鄖齋三日語，已是故人如。酉水歸時恨，蓼山別後書。貧交予縞紵，新出汝芙蓉。萬里心常苦，鶯聲滿索居。¹⁰⁰

首句指蔡復一天啟 4 年春招譚元春至鄖陽三日一事，酉水指萬曆 44 年辰州之會面，蓼山亦指鄖陽之會¹⁰¹，全詩追憶了兩人平生僅有的兩次會面。凡此譚元春寫給蔡復一的詩文中，俱可見譚元春身為晚輩對蔡復一的推尊，及對蔡復一兩次召見的追念，詩文中處處以師相稱，自居弟子，就此則吾人不可說蔡復一學譚元春，錢謙益說蔡復一招譚元春至門下，「盡棄所學而學焉」是不符事實的。

⁹⁸ 宋·計有功：《唐詩紀事》（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卷 43，頁 654，李賀條下云：「長吉將死時，或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嬰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

⁹⁹ 鍾惺晚年遭福建巡撫南居益疏劾，坐黜家居，輯《楞嚴經》成書，蔡復一則詩中早多用內典，他的佛緣，可參考蔡清風：〈太武山海印寺的情懷——兼談先賢蔡復一先生的佛緣情懷〉，《金門日報》副刊，2015 年 10 月 12-13 日。

¹⁰⁰ 明·譚元春著，陳杏珍標校：《譚元春集》，《岳歸堂合集》，卷 3，頁 381。

¹⁰¹ 「武當山，一曰太和山亦曰蓼上山，山形特秀，又曰仙室。《荊州圖副記》曰：山形特秀，異于眾嶽，峰首狀博山香爐，亭亭遠出，藥食延年者萃焉。」武當山在襄陽府和鄖陽府之間。參考北魏·酈道元注：《水經注》，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史部第 573 冊，卷 28，〈沔水中〉。

三、結論

蔡復一為人方正，史有明書，同邑池顯方在蔡復一死後為其作傳也詳述其為人行事。鍾惺形容蔡復一「嚴冷深情」¹⁰²，又在〈題胡彭舉為蔡敬夫方伯畫卷〉中說道：「敬夫勤慤人，其立身居官，是陶士行一流。而於一切韻事，如書畫之類，獨涉其趣。」¹⁰³可見鍾惺對蔡復一知之甚深，否則蔡復一不會以自己父親的傳記托之鍾惺，也因為兩人氣味相投，故情如兄弟，蔡復一不管在事功或科舉功名上，都早於鍾惺¹⁰⁴，也都超出鍾、譚二人之上，三人因為氣質相近詩風相尚而成莫逆。

三人際遇不同，同中也有差異，蔡復一詩文之外，以經世自期，鍾惺在〈與蔡敬夫〉中則自言：「惺無經世之才，而處一面實心實政未必後人，然終非惺之所近。若論最後著，恐終當屬詩文。」¹⁰⁵且蔡復一貴為布政使，一省方伯，五省軍事總督，鍾惺則中進士後八年為行人，僅補水部郎曹，又因身體不好，在萬曆戊午年（1618）改官南京¹⁰⁶，在南京陪都做個閒官，終官也是較為單純的閩省學政，最後還因被彈劾去職，賦閒在家，譚元春則直到蔡復一去世前還是一介白衣，天啟7年方舉鄉試。

蔡復一和鍾惺年相近而道相侔，詩文往來唱和，情若兄弟，但實際上除了在北京郎署有較長相聚之外，兩人共處時間並不多，平生風義，唯在詩文往來，彼此之間的相互激賞。至於譚元春則少蔡復一十歲，故兩人相交，情誼在師弟之間，譚元春視蔡若師，而蔡復一則待之若弟子。譚元春在〈與舍弟五人書〉中說：

廿九到鄖陽……每會蔡公一番，即骨為之重，識為之高，人生真不可向損處走也。蔡公以黔事大壞，奉命速征，軍書如山，思手不停，偷閒節勞，與我作兩夕靜談。我以公是師友骨肉，無一豪作客見官意思，不知其他。舟中無事，閒發其回陳志寰先生與伯敬二書，說我人愈樸，性愈厚，是進德之驗；

¹⁰² 明·鍾惺著，崔重慶、李先耕標校：《隱秀軒集》，卷22，頁364。

¹⁰³ 明·鍾惺著，崔重慶、李先耕標校：《隱秀軒集》，卷35，頁573。

¹⁰⁴ 蔡復一萬曆23年（1595）20歲即登第，鍾惺要到萬曆38年才舉進士，譚元春則終身未成進士，只在蔡復一死後的天啟7年（1627）才舉鄉試第一。

¹⁰⁵ 明·鍾惺著，崔重慶、李先耕標校：《隱秀軒集》，卷28，頁470。

¹⁰⁶ 此說出自陳廣宏，見氏著：《鍾惺年譜》，「萬曆四十下」，頁99。

又說我筆慧而人樸，心靈而性厚。不知公從何處便窺我如此也，益令人竦然。……詠小物三首，別公又作得一篇送行文字，公極喜之。¹⁰⁷

譚元春在給弟弟的信中談到蔡復一對自己的欣賞，又報告了鄖陽之會兩人間的詩文唱和往來，以能得蔡復一喜愛而自欣，甚至希望弟弟們以蔡復一此等清正方聞之人為法，凡此皆足見譚元春對蔡復一的景仰之情。

論詩者往往鍾、譚並論，以兩人為竟陵首領，以蔡復一為景從後學，不知蔡復一登科、成名俱早於鍾、譚二人，從他們的往來詩文來看，兩人要一直到蔡復一入楚後才有書信往來論詩，但這時候蔡復一已年近四十，作詩風格已經形成¹⁰⁸，從前文論述可看出，蔡復一對鍾惺和譚元春的影響不小，蔡復一是少年進士，追贈兵部尚書的方面大員，鍾惺官止一省學政，中年才舉進士，而譚元春年紀小蔡復一十歲，又師事蔡。蔡復一在給譚元春母親的壽序中提到：「夫真孝友者，其於交遊必篤而不雜，於山水必深契而不膚，而其為詩文亦必真，至清令而不贅、不飾。」¹⁰⁹這樣的語氣，已是師長對後輩的提點，蔡復一豈有往學之理？而朱彝尊認為《詩歸》一出，蔡復一降心以相從，也言過其實。蓋萬曆 42 年（1614），鍾、譚才選定《詩歸》，萬曆 45 年才刊行，刊行後一時洛陽紙貴，竟陵詩風也才大行，但這時離蔡復一逝世只有七年之久，且這七年間，蔡復一忙於易州之兵備、雲貴之苗亂，詩作已不多。再者，鍾惺把《詩歸》寄給蔡復一，不無尋求認可之意，但如前文所言，蔡並不滿意，提了許多意見，朱彝尊所謂《詩歸》出而蔡復一降心相從之說，是未檢三人詩文往來，摭拾錢謙益之成說耳，其後陳田的《明詩紀事》亦然。對照前文引證三人交往情形，吾人寧可相信，蔡復一對鍾、譚元春的詩風的影響，應較鍾、譚二人影響蔡復一者為多。

¹⁰⁷ 明·譚元春：《譚友夏合集》，頁 275。信中陳志寰同為竟陵人，萬曆 11 年（1583）進士，官至戶部尚書。

¹⁰⁸ 陳慶元也有相同的看法，見氏著：〈蔡復一的本來面目——鍾惺譚元春週邊人物論之一〉，頁 176-185。又見陳慶元：〈去除蒙塵還蔡復一本來面目〉，收入陳益源主編：《2014 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金門：金門縣文化局；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2014），頁 39-51。尤其是第二節「盡棄所學而學竟陵辨」。

¹⁰⁹ 明·蔡復一：〈譚友夏母魏孺人五十序〉，《遜庵蔡先生文集校釋》，頁 181。

蔡復一詩作，量多質優，死後其弟蔡復心及婿林觀曾為其刊刻詩集，存詩 1022 首，較鍾惺詩集 737 首及譚元春集 841 首數量為多，包含了五七言古、近各種詩體，詩題則山水、詠物、酬唱、禪佛、感時、敘事無所不有，在修辭上則使事用典，引書遍及經史子集及神話志怪，在在顯示其讀書之廣博¹¹⁰，但或許因為詩中多言及遼（後金、滿清）之邊患，被列入四庫禁毀書之中，有清一代，竟不得刊行，僅以明刻本的善本書方式存在，直到 2005 年才由北京書局列入四庫禁毀書補編第 60 冊梓行，加上清初詩壇反對竟陵詩風，其詩竟少為人知。清初朱彝尊以「景（竟）陵之邪說行，率先倒戈者，蔡敬夫也。」¹¹¹其實竟陵詩風流行之前，蔡復一已寫出大部分詩作，他和閩中詩人如張燮、池顯方、曹學佺、蔡獻臣等往來可能更比與竟陵鍾、譚往來更密切，限於篇幅，無法細論，讀者只要檢視其詩集自可明瞭。他和鍾、譚有較多往來，已是生命的最後十年，是他 40 歲以後的事了，這時他的風格已定型，若說他倒戈一心向竟陵，恐怕是言過其實了。

¹¹⁰ 譚元春曾說蔡復一「破書萬卷而愛人一事之知，下筆千言而嘆人一字之美」。對照蔡復一留下的詩文，不是溢美之辭。見明·譚元春著，陳杏珍標校：〈送少司馬蔡師閩襯文〉，《譚元春集》，頁 722。

¹¹¹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頁 483。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漢·班固：《漢書》，臺北：中華書局，1985。

漢·趙岐注，孟軻著：《孟子》，臺北：商務印書館，1954。

漢·趙岐：《三輔決錄》，《關中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

漢·劉安撰，高誘注，清·莊逵吉校刊：《新刊淮南子箋釋》，日本澀谷啟藏本。

漢·鄭元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北魏·酈道元注：《水經注》，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史部第573冊，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85。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臺北：商務印書館，1954。

宋·計有功：《唐詩紀事》，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

明·李維楨：《大泌山房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縮影室，1985。

明·祁彪佳：《祁彪佳文稿》，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11。

明·張燮：《霏雲居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輯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59冊，北京：北京書局，2005。

*明·蔡復一：《遯菴全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輯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60冊，北京：北京書局，2005。

*明·蔡復一著，郭哲銘校釋：《遯庵蔡先生文集校釋》，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07。

*明·蔡獻臣：《清白堂稿》，金門：金門縣政府，1999。

明·鍾惺著，崔重慶，李先耕標校：《隱秀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明·譚元春：《譚友夏合集》，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

*明·譚元春著，陳杏珍標校：《譚元春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清·王夫之：《明詩評選》，收入傅云龍、吳可主編：《船山遺書》，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清·計六奇：《明季北略》，北京：北京圖書館藏本。

清·夏力恕編：《湖廣通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史部第 531-534 冊，
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2007。

清·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陳田輯：《明詩紀事》，臺北：明文書局，1991。

清·黃本驥：《歷代職官表》，臺北：洪氏出版社，1983。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

王先正等編修：《金門縣志》，金門：金門縣政府，2007。

黃彰健校勘：《明實錄》，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

二、近人論著

李聖華：《晚明詩歌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郭黛暎：《竟陵別調——蔡復一詩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

* 郭黛暎：《蔡復一的詩文人生》，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1。

陳美朱：〈捉得竟陵訣——鍾惺、譚元春詩特色析論〉，《高雄師大學報》15：2
(2003.12)，頁 401-418。

陳煒、陳慶元：〈金門許癸年譜〉，《閩江學院學報》156 (2016.7)，頁 6-24。

陳廣宏：《鍾惺年譜》，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

陳廣宏：〈譚元春年譜〉，《中國文學研究輯刊》7：1 (2005.5)，頁 260-373。

* 陳廣宏：《竟陵派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陳慶元：〈蔡復一的本來面目——鍾惺譚元春週邊人物論之一〉，《東南學術》5
(2005.9)，頁 176-185。

陳慶元：〈張燮年表〉，《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1 (2013.3)，頁 182-189。

陳慶元：〈金門蔡復一年表稿〉，《中國文學研究輯刊》2 (2013.12)，頁 89-95。

陳慶元：〈去除蒙塵還蔡復一本來面目〉，收入陳益源主編：《2014 金門學國際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金門：金門縣文化局；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2014，頁 39-51。

鄔國平：《竟陵派與明代文學批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蔡主賓編：《蔡獻臣年譜》，臺北：蔡主賓，2005。

* 蔡清風編：《蔡復一之遺作研究》，金門：蔡元友，2015。

蔡清風：〈太武山海印寺的情愫——兼談先賢蔡復一先生的佛緣情懷〉，《金門日報》副刊，2015 年 10 月 12-13 日。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上海：地圖出版社，1982。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Ming] Cai Fu Yi, *Dun An Quan Ji* [The Complete Works of Dun An] adopted in *Si Ku Jin Hui Shu Cong Kan Bu Bian* [Supplement to the Collectanea of the Forbidden and Destroyed Books at the Occasion of the Complete Books in the Four Treasuries] Vol.60 (Beijing: Beijing Books, 2005).
- [Ming] Cai Fu Yi, *Dun An Cai Xian Sheng Wen Ji* [The Prose of Cai Fu Yi] annotated by Guo Zhe Ming (Kinmen: The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of Kinmen County, 2007).
- Cai Qing Feng, *Cai Fu Yi Zhi Yi Zhuo Yan Jiu* [A Study of Cai Fu Yi's Posthumous Works] (Kinmen: Cai Yuan You, 2015).
- [Ming] Cai Xian Chen, *Qing Bai Tang Kao* [Draft of Qing Bai Tang] (Kinmen: Kinmen County Government, 1999).
- Cai Zhu Bin, *Cai Xian Chen Nian Pu* [The Chronology of Cai Xian Chen] (Kinmen: Cai Zhu Bin, 2005).
- Chen Guang Hong, *Jing Lin Pai Yan Jiu* [A Study of Jing Lin School]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6).
- [Qing] Chen Tian, *Ming Shi Ji Shi* [Records of Ming Poetry] (Taipei: Ming Wen Bookstore, 1991).
- Guo Dai Ying, *Cai Fu Yi De Shi Wen Ren Sheng* [The Literary of Cai Fu Yi] (Kinmen: The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of Kinmen County, 2011).
- [Ming] Tan Yuan Chun, *Tan You Xia He Ji* [The Complete Works of Tan You Xia] (Taipei: Weiwen Books Press, 1976).
- [Ming] Tan Yuan Chun, *Tan Yuan Chun Ji* [Collected Works of Tan Yuan Chun] annotated by Chen Xing Zhen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Works Publishing House, 1998).

